

# 钱浩梁与《红灯记》的半世因缘

□文 / 梁兴文 王焯

说到京剧《红灯记》，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的，那就是钱浩梁。钱浩梁不仅在最后的电影定型版中饰演的李玉和，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，同时他也是除李少春外，最早扮演李玉和的演员。在京剧界，钱浩梁确实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演员，因为他曾经成为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助手。如果我们回顾一下钱浩梁的经历，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：年轻成名，文革红人，年老磨砺，重返舞台。

## “李玉和”走红全国

钱浩梁，原籍浙江绍兴，生于上海。钱浩梁受梨园家庭的影响，6岁起就随父练功学艺，爱上了京剧。10岁那年，钱浩梁进入上海戏剧学校学戏。因为上海戏校不久即停办，钱浩梁考入新成立的中国戏曲学校学习。1956年，钱浩梁成为中国戏曲学校的首届毕业生，并被留在该校的实验京剧团工作。在这个团里，钱浩梁首先排演了《百骑劫魏营》，饰主角甘宁，接着又主演了《挑滑车》的高宠，均获得好评。1959年，不满25岁的钱浩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62年，中国京剧院为补充队伍，决定从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选调40人，由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任院长。李少春、叶盛兰、袁世海、杜近芳等名角荟萃的中国

京剧院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京剧院。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、副院长张东川等看了钱浩梁主演的《挑滑车》，深感这位年轻人是株好苗子，就把他选调到了中国京剧院。

在中国京剧院，钱浩梁十分景仰中国京剧院一团的著名演员李少春。李少春在京剧界可谓是一位名驰南北的文武全才，在《战太平》、《长坂坡》、《三岔口》、《闹天官》等众多传统剧目中光彩四溢。初到中国京剧院，选调去的这些人全都留在四团，等待调整分配。

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，有一天，四团在吉祥剧院演出《伐子都》。不巧的是，主要演员在头天演《雁荡山》时把手扎了，不能上场。副团长李殿华急得团团转，忽然想到钱浩梁演过这出戏，急忙找他来了，“小钱，今晚你顶上去吧，救场如救火。”“李团长，我可只是替替啊。”钱浩梁的言外之意是担心演好了让四团给留下。“放心吧！院里早定了，你上一团。”李殿华给他吃了定心丸。

当晚，钱浩梁披挂上阵，粉墨登场。这本来是他的拿手好戏，又是刚到京剧院的“头三脚”，所以演来十分卖力，把这个英勇、阴险、狡诈的角色演活了。当晚，江青前来看戏。钱浩梁年轻武生的扮相和演技

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从此，她记住了中国京剧院有个钱浩梁。这对江青日后提携钱浩梁起了重要作用，同时也决定了他“文革”结束后曲折的命运。

凭着自己的突出表现，钱浩梁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分到中国京剧院一团。当时43岁的李少春身体不太好，京剧院领导



《红灯记》剧照

有意安排他带带钱浩梁，培养新生力量。德艺双馨的李少春对钱浩梁很是器重，大力栽培他。钱浩梁不负众望，进步很快。

1964年2月，中国京剧院一团在排京剧现代戏《红灯记》时，选定李少春作为扮演主人公李玉和的A角。按惯例另需配备一名B角，李少春很自然想到钱浩梁。为塑造好李玉和这个英雄人物形象，在领会编导意图和去东北体验生活后，李少春从台步、身架到唱腔，都反复揣摩，精

心设计。在排练中，他一如既往，又一招一式，一板一眼地手把手传授钱浩梁。尤其在唱功上，从每段唱腔，乃至咬字吐音如何用嗓，都一丝不苟。钱浩梁也虚心求教，对李少春毕恭毕敬，言必称“老师”。

不过头脑灵活的钱浩梁在向李少春学习的过程中，也捉摸着结合自己高大魁梧的扮相特点，在刻画李玉和的表演中掺入了一些粗放豪爽的个人特点，从而稍稍有别于李少春更见智慧深沉的李玉和形象。但是无论在5月份彩排，还是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中，大概是名人效应的缘故，人们赞赏备至的还是李少春的“李玉和”。但因李少春身体不好，钱浩梁作为B角在《红灯记》中频频亮相，又在当年第六期《戏剧报》封面上获得了饰演李玉和剧照的刊载机遇，开始在全国走红。

钱浩梁的表现引起了江青的注意。她曾建议：“以后李玉和还是小钱演吧。李少春不像个工人，倒像个站长……”之后在她所插手的《红灯记》修改中，有一次曾提出李铁梅的一段唱腔不行，下令修改。从事唱腔设计的李少春在艺术上自有主见，没理会江青的意见，使江青非常生气，认定李少春眼里没她，于是多次借题发挥指责李少春。

1965年初，《红灯记》剧组到南方演出，钱浩梁担任主演。江青准备栽培钱浩梁，亲自给在广州的钱浩梁去信，勉励他好好努力，走又红又专的道路。李少春因未随剧组南下，所到之处的新闻媒介宣传的《红灯记》，总是不离钱浩梁的李玉和、高玉倩的李奶奶、刘长瑜的李铁梅、袁世海的鸠山，这几人无形中被人们视为《红灯记》的最佳搭档。钱浩梁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李少春。钱浩梁有点飘飘然了。

### 被江青改名

1966年6月，中国京剧院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，声称“中国京剧院的文艺黑线又臭又长”。“文革”爆发后，演出活动不得不停止了。阿甲、张东川、李少春、刘吉典等人也成了“牛鬼蛇神”，关人“牛棚”。钱浩梁作为“黑苗子”，也在贴了大字报

后，被责令靠边站。但是江青并没有忘记钱浩梁。1967年4月，江青派戚本禹带人进驻中国京剧院，授意钱浩梁起来“革命造反”。一些善于见风使舵的人，急忙张罗，帮着钱浩梁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“红灯记战斗兵团”。对这个“革命造反”组织，戚本禹立即表示支持。有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支持，“红灯记战斗兵团”顿时威风凛凛。众多造反派立即改换门庭，投到“红灯记战斗兵团”大旗下，钱浩梁也一下成了中国京剧院实际上的负责人。

在江青的“关怀”下，京剧《红灯记》成了首批八部样板戏之一。在《红灯记》修改过程中，阿甲、李少春等人因不属江青的指手画脚，已引起江青的不满。钱浩梁对此是一清二楚的。为了自己的前途，钱浩梁将这些人 with 林默涵等“文艺黑线”挂上钩，当作“破坏样板戏的阶级敌人”开火。钱浩梁的表现让江青非常高兴。1968年底，在一次“革命文艺战士”会议上，江青忽然指着中央乐团的钢琴家殷承宗说：“殷承宗，你的名字太封建，你继承谁的祖宗啊？”

殷承宗赶忙表态：“我改，今后我叫殷诚忠，诚实的诚，忠心耿耿的忠，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。”江青笑着又指着钱浩梁说：“小钱，咱也不要钱了，钱是资产阶级的。你就叫浩亮吧！”钱浩梁非常激动：“谢谢江青同志，这个名字又响亮又好记！”

江青替钱浩梁改名的消息不胫而走，给钱浩梁很大的“面子”，也让他文艺界成为响当当的人物。随着京剧《红灯记》被拍摄成电影，字幕上饰李玉和的“浩亮”大名在中国家喻户晓。钱浩梁开始青云直上，他被任命为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，而实际上他是京剧院的第一把手。1969年4月，在江青的安排下，钱浩梁当选为中共“九大”代表。1970年5月，钱浩梁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。

钱浩梁是个好演员，却并非一块当行政领导的料。但在江青眼中，他是个驯服听话的好干部。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，钱浩梁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。此后，钱浩梁从狭窄的剧院宿舍搬了出来，住进了原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寓所。

当上了副部长，钱浩梁就不能再登台演出了，一开始他还有些惆怅。他曾把《红灯记》剧组的老战友召集到自己宿舍，感伤地说：“今后我怕是再也不能演戏了。唉，大家都是演员，离开舞台是什么滋味，你们都是清楚的，就像鱼儿离了水……”

钱浩梁曾闹过一个笑话。一份关于一位戏剧界老同志的报告，送主管的钱浩梁签批。谁知钱浩梁的批件上把这位老同志的名字中一个很普通的字，写成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怪字，弄得办公室的人认又认不得，问又不好问。笑话传出，一些熟人慨叹：“钱浩梁当部长，‘不是这里事儿’（京剧界常用语，贬意，意为外行）。”

在文化部，钱浩梁的地位排在于会泳和刘庆棠之后。三人中，钱浩梁干的坏事最少，民愤也最小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在隔离审查中，钱浩梁被定为“犯有严重政治错误，免于起诉”。1981年，组织上正式对浩亮作出结论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开除党籍，降一级工资，调出北京去外地工作。在解除长达5年半的隔离审查之时，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还找他谈了一次话，鼓励他改正错误，重新做人，耐心等待组织上对他的工作安排。

钱浩梁的工作安排很快有了结果，回到了昔日的工作单位——中国京剧院，名字也改回了本名——钱浩梁。但是不再担任副部长，自然不能再住梅兰芳的宅院了，钱浩梁搬到海淀区魏公村一幢筒子楼两间背阴的小屋。虽然回到了中国京剧院，但是却不能再上舞台。

### 河北艺校任教

1983年，钱浩梁的命运有了转机。河北省副书记高占祥当时分管文教卫生工作，他很喜欢京剧，也爱惜人才。高占祥很赏识钱浩梁。高占祥后来曾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、中国文联党组书记，是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文化界领导人。他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，始终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。他主张文艺评论应以“浇花”为主，文艺领导提倡“微调”方法，被称为“浇花论”和“微调论”，为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高占祥认为,对钱浩梁要真正落实党的“治病救人”的政策。他当即找到河北省文化厅厅长安耀光,对他说:“你到北京去一趟吧,想办法把浩亮请到咱河北来。”安耀光感到迷惑不解:“把他请来干什么呢?”高占祥说:“浩亮同志是中国戏曲学校第一届毕业生,文武兼备,演戏甚多。请他到河北艺校任教,培养戏剧人才不好吗?”安耀光还是有些疑虑:“调浩亮到河北来,是不是再和有关部门商量商量?”高占祥断然说:“不用了,你就去吧,千军易得,一将难求,他可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啊!”安耀光到北京后,与有关单位商议调钱浩梁的事情。消息很快传开了。有人说:“河北可真够胆大的。”安耀光与钱浩梁商谈后,钱浩梁欣然同意了。

虽然答应来河北艺校工作,但是高占祥却一直没有等到钱浩梁来报到。春节马上就要到了,高占祥对安耀光说:“快要过年了,请你派两个同志带上几百元钱,带上些慰问品,到北京去看看浩亮同志,表示咱的一点心意。”安耀光同意了:“好吧,过两天就去。”但是有人提出异议:“浩亮一直没到河北来,怎能主动去看他呢?”高占祥大度地说:“虽然浩亮没来上班,但他已经是咱河北的人了,我们应该主动关心他。”

河北省文化厅的张处长和干事小相带了点钱和慰问品找到了钱浩梁。原来,钱浩梁的妻子曲素英患乳腺癌住院开刀了。做手术时,刀口从腋下直至腰间,身上插着输血管、输液管、氧气管。钱浩梁陪伴侍候着她,一家人日子过得很艰难。正当他们处于困顿之中时,没想到河北文化厅的同志到家里来探望,还送来现金和苹果、香蕉等慰问品。据曲素英后来讲,这是他们夫妻一生中最惨的时期。“那时钱老师刚做完手术,我照顾他的同时,检查身体时,不幸发现我得了乳腺癌,已经是二期。迫在眉睫的是我必须做手术,而钱老师还一瘸一拐地没恢复呢。唯一的女儿也不在身边。那时,钱老师拄着拐杖坐公共汽车到医院去照顾我。手术出院后,我每次去检查,他都先用自行车推着我,让我像小孩儿一样坐在车上,到了公共汽车站锁上车再扶我上车。为了怕人碰我十几针

的刀口,他还得用身子挡着我。哎,那段时间就别提了。”

春节刚过,钱浩梁便来到了河北艺校报到。到达后,他受到了艺校领导、师生的热烈欢迎。在职工宿舍紧张的情况下,艺校拨给了他一间20平方米的住房,并从市里特批给了他一套液化气具。多年来第一次被人尊称“钱老师”的钱浩梁感激异常。在欢迎会上,他激动地说:“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,组织上既然把我安排在这儿,我要努力工作。我是唱戏的,不懂教学,在教学上没经验,希望大家多帮助。”

对于河北艺校领导的抬爱,钱浩梁投桃报李,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之中。在艺校京剧科,钱浩梁为一批代培的四川学生“开坯子”(启蒙),并编写出了《戏曲基本造型五十功》的教材。在给3个高年级学生教授身段和剧目课中,钱浩梁给他们排了盖(叫天)派剧目《一箭仇》、《雁荡山》。其间,学生有任务回邯郸,他又赶到邯郸继续教学。在和艺校校长赵同兴单独谈话中,钱浩梁吐露过自己的心声:悔恨自己这样一个不懂政治也不热心政治的人却参了政,摔了一个大跟斗,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,能回京与妻女团聚的企盼,以及重登舞台的梦想。

在河北艺校工作期间,钱浩梁兢兢业业,一丝不苟,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尊重。1988年河北文艺界评定技术职称,钱浩梁的高级讲师职称在河北艺校得以通过。但报到省里后,却唯独他的没被批下来。有人把此事告诉了高占祥。高占祥明确表示:“钱浩梁的情况我了解,他的职称应该批,他的住房也应调整。他是难得的人才,要用人所长,我们要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。”

这年国庆前夕,钱浩梁的职称解决了。钱浩梁心情非常愉快,他笑容满面,亲自做了几个菜招待前来祝贺的艺校同事。消息传到北京家中,他的女儿钱红南抑制不住激动,给高占祥挂了个电话:“高叔叔,我们全家感激您,我们一辈子忘不了您!”

又过了一段时间,河北艺校员工要涨工资了。要不要给钱浩梁涨工资,有关的同志拿不准。高占祥知道后说:“现在艺校

的教师涨工资,浩亮同志应当在考虑之内。”他还认为,应按照钱浩梁的业务水平和贡献,升到艺校教师最高一档。这样,钱浩梁的涨工资问题又得以解决。

## 晚年再返舞台

1988年,《中国戏剧》杂志刊登了一篇吴钢写的《浩亮近况》的文章。一位与钱浩梁23年没见面的老朋友读后,克制不住思念之情,立即前去看望他。交谈中,那位老友萌发了给喜爱京剧的宋任穷同志写信的念头,希望能让钱浩梁重返京剧舞台。这封信经宋任穷批示后,转给了文化部。这一年,中国戏曲学院的历届校友,为母校募集教育资金,准备于12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3天义演,在演出阵容中列上了钱浩梁的名字。

接到通知后,钱浩梁兴奋不已。他登门求见河北省委书记李文珊申请此事。由于宋任穷同志对有关钱浩梁演出之事已有批示,所以在李文珊呈报文化部时,文化部爽快地答应了钱浩梁参加演出的请求。消息传出,寂静的中山公园突然喧闹起来,人们纷纷涌向音乐堂去看京戏。据说,10元一张的戏票(这是建国以来京剧的最高票价),黑市交易高达30元。12月6日,在中山公园礼堂的后台,京剧《艳阳楼》上演。钱浩梁终于又回到梦寐以求的舞台上了。面对着观众热情的掌声,钱浩梁的眼眶湿润了。他心想,要是没有那些年的折腾,一直好好唱戏该多好啊。高占祥几天后见钱浩梁时说:“看来决定你登台演出是符合民心的。”

1989年元旦,同样喜爱京剧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,指示天津电视台邀请钱浩梁出演《艳阳楼》。这一录像在天津电视台元旦节目中播出后,全国各地许多文艺团体和电视台纷纷请他前去演出。在不断接到各地演出邀请时,钱浩梁仍是那么小心翼翼。出于慎重,他总向来人要当地最高一级政府的公函邀请信,对仅是团体和单位的邀请他一般都拒绝。每次去外地演出,他都跟艺校打招呼,还严格遵照合同,每演一场就交给艺校100元钱。同时,在每次演出前,钱浩梁手持话筒几乎都要说

上这样两句话：“感谢大家还记得我。现在我为大家做汇报演出。”由于怕涉及过去，钱浩梁演出的基本上是传统戏。但几乎每次在观众的强烈呼声中，总是要唱一段《红灯记》才能离开舞台。对此，钱浩梁曾苦笑着私下里对朋友说：“观众有个误会，以为《红灯记》是我的代表作，其实《伐子都》才是，可是大家不认。”

从1989到1991年的3年间，钱浩梁为找回失落多年的舞台生涯，拼命地奔走四方。1989年春，苦于没有像样的戏装，艺术上素来认真的钱浩梁不惜借款一万余元，在上海定做做了戏装。为尽快地还上这笔借款，钱浩梁更加辛劳地往返于各地舞台，而且常常在同一出戏中，先后分饰几个角色频繁上场。这种奔波严重损坏了已经年近六十岁的钱浩梁的身体。1990年10月，钱浩梁到上海演出。尽管剧团只在《新民晚报》的中缝登了一条小小的广告，但几天之内，戏票被抢购一空。他当时曾对观众表示，他正在艺术的全面恢复时期。钱浩梁演《群借华》一直是“一赶三”，前鲁肃、中孔明、后关羽。

1992年1月，钱浩梁应邀到济南出演《龙凤呈祥》，也是“一赶三”，前演乔玄，中演鲁肃，后演赵云。由于过度劳累，58岁的钱浩梁突然脑溢血，倒在了舞台上。医生下的结论是：“最好的恢复也就是说不了整话，右手能拿勺（不能拿筷子），走路需别人帮忙。”

1992年底，钱浩梁被批准病退回京，结束了河北省艺术学校的教师生活。当时病情很严重，半身瘫痪，语言能力也失去了。病休一年后，钱浩梁的身体得以恢复。他能绕着居所步行一周，约2公里左右。他每天除遵医嘱休养外，闲时看报看电视。电视节目中最爱看体育节目，体育节目中他最爱看拳击。京剧节目他是坚决不看，以免引起对旧日的怀念。

钱浩梁是幸运的。他的妻子曲素英和他相濡以沫，陪伴他度过了孤独的晚年。曲素英对人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以前别人老说，岁数大的人不就是搭帮过日子，哪还有什么爱情呀！其实不完全是这样。我们的经历其实也正是证明了爱情常在，如果没有爱情，我们哪会走过这么多艰难岁

月，正是我们俩有忠贞的爱情，才使我们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。所以，爱一个人就不要计较什么得失，我爱钱老师，所以肯为他付出一切，愿意与他同甘共苦。每当看到他这几天又进步了，我就特高兴，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委屈。”

曲素英本来是作为全国第一个演《红灯记》中李铁梅的京剧演员，原来与李少春合作。全国汇演进入最后倒计时，有一天走台，李少春忽然发现身高1.64米的曲素英比自己高。这岂不把李玉和的高大形象给压住了？李少春让美工给自己做了一双高跟鞋，将自己的身高骤然升高了几厘米，但视觉效果仍不理想。李少春将曲素英叫到跟前，不无遗憾地说：“小曲，咱爷俩在戏中个子总有点不协调，给你换一个高个子的爹吧，我再找个矮一点儿的铁梅。”

最后，李少春留下曲素英演B组，挑了花旦刘长瑜饰A组的铁梅，给自己配戏。后来李玉和由钱浩梁担任，而此时钱浩梁正在追求她，曲素英不得不退出《红灯记》剧组。1964年他们结了婚。后来《红灯记》拍电影时，钱浩梁说服了曲素英不出演李铁梅。在以后这二十多年的风雨变迁中，曲素英实现了她对钱浩梁的承诺，从此再未踏上她挚爱的舞台。

经过超乎常人的刻苦锻炼后，钱浩梁终于在1998年开始恢复练功，并重返舞台。2000年12月16日，省会石家庄在河北艺术中心举办中国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，钱浩梁、曲素英作为大轴出场，先是合演了《白毛女》选段，受到八千观众的热烈欢迎。之后，钱浩梁又演唱了《洪羊洞》、《红灯记》选段，特别是唱《红灯记》时的亮相，酷似当年，得到爆彩。唱“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”一段，尽管唱错了两句词，人们不仅原谅他，还报以鼓励的掌声。

2001年5月26、27日，为迎接建党80周年，袁世海、钱浩梁、高玉倩、刘长瑜、孙洪勋、谷春章等京剧名家，再度联袂复出。他们大部分都多年不登台演出了。一个中风瘫痪年近七旬的人不但站起来了，会说话了，还能重登舞台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他们不顾高龄，以原班人马的整齐阵容在北京举行的京剧名家演唱会

中，再次演出30年前原版《红灯记》中的精彩选段。现代京剧影响了几代人，虽然产生于特定年代，但其本身在今天仍有着不衰的艺术魅力。将其中的优秀剧目和片段重新搬上舞台，是京剧艺术家和广大戏迷的愿望。《红灯记》在所有的现代戏中影响最为巨大，当年的主要演员都年事已高，平均年龄七十多岁。袁世海86岁，钱浩梁67岁，高玉倩75岁，刘长瑜60岁，孙洪勋64岁，谷春章69岁，而且大多身体有病，大家能再次同台演出十分难得。

2004年4月17日，钱浩梁、曲素英夫妇又应“红金贛2004中国景德镇第二届中华京剧票友艺术节”的邀请，来景德镇演出。这次艺术节共举办了15场演出，有一百多位票友登台献艺，观众达八千多人，这届艺术节在全国京剧票友中引起了强烈反响，取得了轰动效应。在闭幕式的演出中，当钱浩梁和曲素英登台时，全场气氛达到高潮。《白毛女》唱段刚落，观众掌声雷动。应观众要求，他们又演出了京剧《红灯记》唱段，赢得了观众长时间的掌声与喝彩。

如今的钱浩梁夫妇过着半隐居的生活。他们除了与知根知底的朋友来往外，基本上闭门谢客。当街坊邻居认出衰老了的“李玉和”时，老伴曲素英会赶快掩饰说：“他只是长得像李玉和而已。”钱浩梁夫妇从不主动与人说话，别人主动搭话，他们避犹不及，恐怕别人受牵连。曲素英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：“希望30岁以上的人们忘了我们，平安度余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”

综观钱浩梁文革前后的坎坷历程，他的遭际，身世沉浮颇有身不由己、无可奈何之叹。文革开始，他在无意中卷入政治的漩涡，但大节无亏。他是一个真实的人，先生本色是演员，离不开京剧舞台。而今，经过几十年的自省自励，钱浩梁变得更加坚韧，也更加达观，艺术上臻于炉火纯青。他集数十年艺术积累，为国家培养艺术人才，晚年更以惊人的毅力，顽强地站在京剧舞台，为人民奉献平生绝学，对于钱浩梁的成绩与贡献，我们应予公正的评价。钱浩梁，仍是我们值得尊敬的京剧艺术家！□